

## 俄语否定是非问句与相对最小化

兰巧玲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语否定是非问句的结构有原位否定和前置否定两种形式, 二者表达的语义却是 $\neg P$ 和 $P$ 的对立。本文运用L. Rizzi的相对最小化理论(RM), 提出否定算子的辖域差异是产生该语言现象的主要因素。在否定前置是非问句中,  $V$ 提升到 $C$ 位置后产生了否定冗余, 导致这类问句表达了一个肯定命题 $P$ 。

**关键词:** 否定; 是非问句; 相对最小化

**中图分类号:** H354.3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否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语言范畴。俄语否定是非问句是疑问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否定形式主要由否定语气词 **не** 参与构成。“一般来说, 俄语否定语气词 **не** 都是位于被否定的词前, 倾向于同后面的词组合”, (O. B. Озаровский 1981: 40) 构成句中的否定成分, 使句子获得否定意义。在句法上, A. M. Пешковский (1956: 388) 根据否定语气词 **не** 在句子中的位置, 把否定句分为一般否定和部分否定。在语义上, 这两种结构否定句则又可称作完全否定和不完全否定。(E. B. Падучева 1997: 310, 1998: 534) 因此, 也有语言学家认为“否定既是表达思想的形式, 也是表达思想的句子的形式”。(B. З. Панфилов 1982: 46, B. H. Бондаренко 1983: 184) 然而, 我们在对俄语是非问句的研究中发现, 一般否定形式的是非问句有时却不是“思想的表达形式”, 存在否定形式表达 $P$ 命题的语言现象。对此, 我们有必要针对俄语否定是非问句的结构与语义作出重新审视。基于俄语是SVO语言, 我们根据否定成分在俄语否定是非问句中的位置, 将俄语否定是非问句分为原位否定和前置否定两类, 分别用 $(XP+ли+)$   $S+не+V?$  和  $не+V (+ли) +S?$  表示。如:

- (1) —А, ты **не ушел?**—сказал вдруг голос Кити,... (Л. Толстой)
- (2) —А посланный **не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Л. Толстой)
- (3) Много ли ты **не сделал в жизни?** (www.websher.net)
- (4) Мне ли ты **не отворишь?** (www.lavra.kiev.ua)
- (5) **Не укусит** она? (Л. Толстой)
- (6) **Не больно** тебе? (Л. Толстой)
- (7) —Но **не могу ли** я вам быть полезным? (Л. Толстой)
- (8) **Не притворяются ли** они? (Л. Толстой)

在实据性的例句统计中, 我们又进一步注意到, 原位否定是非问句表达的是 $\neg P$ 可能性存在, 而前置否定是非问句则出现了形式与语义的不对应: 常常表达的是 $P$ 可能性存在。本文将针对这一语言现象, 运用L. Rizzi的相对最小化理论(RM), 从语言生成的角度作出解释, 旨在为俄语否定是非问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 2 相对最小化理论

L.Rizzi 于 1990 年提出相对最小化理论 (Relativized Minimality)。该理论指出, 在句法结构的生成中, X 类型的成分能够阻碍另一个同类型 X 成分的管辖, 即, 只有一个介入功能中心才能阻碍另一个功能中心的管辖, 只有一个位于 A' 位置的介入短语 XP 才能阻碍另一个 A' 位置的 XP 的管辖, 并且只有一个位于 A 位置的介入短语 XP 才能阻碍另一个 A 位置的 XP 的管辖 (A- Specifier, A' - Specifier)。L.Rizzi 在阐释该理论中, 举了两个经典例子, 如 (9) 和 (10)。其特点是: 一个正在移位的短语要经过与之同类型的短语时, 移位受到阻碍, 而经过同一位置上与之类型不同的短语时, 移位不受影响。例如, (9) a. 中, 一个 Wh 词 “what” 移位受到阻碍, 正是由于另一个 Wh 词 “who” 介于它和它的语迹中间, 而在 (9) b. 中, 则不存在这种阻碍, 移位是可能的。同理, 在 (10) a. 中, 一个 DP book 移位到主语位置时, 受到了阻碍, 导致该现象的缘由是因为另一个 DP John 位于它和它的语迹中间, 而 (10) b. 中的 John 移位则是可能的。

- (9) a. \*What<sub>i</sub> did who read t<sub>i</sub>?  
 b. What<sub>i</sub> did John read t<sub>i</sub>?  
 (10) a. \*A book<sub>i</sub> was given John t<sub>i</sub>?  
 b. John<sub>i</sub> was given t<sub>i</sub> a book.

L.Rizzi (2001) 将整个理论比较核心的内容进行了修正, 形成相对最小化条件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ondition/RMC)。该条件指出, 当 Y 是一个含有 X 的最小结构时, 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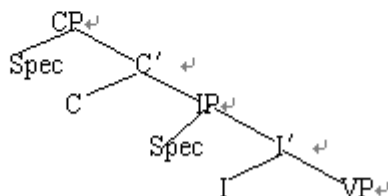
- i Z 与 X 是同类型结构;
- ii Z 介于 X 和 Y 之间;

那么 Z 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 如果 X 成分统治 Z, Z 成分统治 Y, X 和 Z 是同类型的结构, 那么这就意味着, 要使该结构合法成立, X 位置就必须为空, 某一成分就不能从 Y 位置通过 Z 位置移动到 X 位置。因此, 在相对最小的成分统治中, 不能连续出现 2 个以

上 (包括 2 个) 同类型的结构, 如: \* $\alpha$   $\alpha$   $\alpha$ , 只能是  $\alpha$   $\beta$   $\alpha$ 。就疑问句而言,

肯定是非问句 CP 由强中心词 C 和构句基本命题 IP 构成, 其生成结构符合相对最小化理论, 在 [Spec, CP] 和 [Spec, IP] 之间存在一个非同类型结构 C。结构生成如图①所示:

① 肯定是非问句结构图



因此, RMC 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在句法结构上移动的类型。

## 3 俄语否定是非问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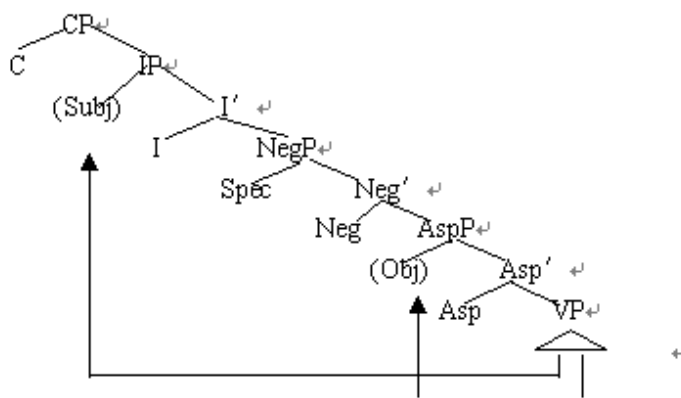
关于俄语否定是非问句的结构，我们认为，是在肯定的 CP 结构中插入了一个否定结构 NegP，它在 IP 结构的统治下，形成了具有 3 个核心功能语类中心的否定的 CP 结构。根据 N.Chomsky (1995: 129-166) 的论述，否定结构具有否定意义，是缘自其处于否定算子的统治之内，由此，我们假设，在俄语 NegP 结构中也存在一个否定算子 NO，它处于[Spec, NegP]位置，且有一个统治辖域，只有处在它所统治的辖域内，否定成分才能具有否定力。结构图示见图②所示。

### 3.1 原位否定是非问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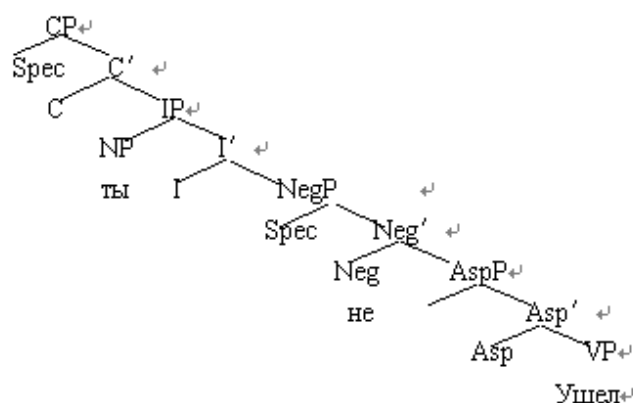
原位否定是非问句主要是指问句中的否定成分没有发生移动，处在原有的生成位置接受否定算子 NO 的辖域统治，使句子具有否定意义。原位否定的是非问句有不带 ли 类型 S+не+V?，如例 (1) (2) 和带 ли 类型 XP+ли+S+не+V?，如例 (3) (4)，下面我们将对它们进行分别论述。

S+не+V? 型否定是非问句的生成在逻辑式 (LF) 上与陈述句相同，其疑问特征的获得，是因为在音系式 (PF) 这个层面上介入了 IK-3 调型，因此，它的结构生成图只能在 IP 结构中有所体现，以例 (1) 为例，生成过程如图③所示。

② 否定是非问句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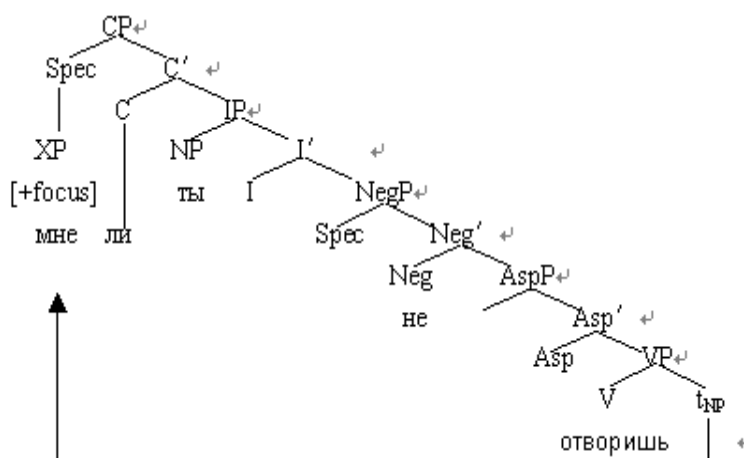
③ S+не+V? 型否定是非问句生成图



在 XP+ли+S+не+V? 类型的是非问句中，XP 构成问句的焦点，是问题的所在，其它句子成分为预设，整个问句要求的是部分确认。如例句 (4)，问句中的否定成分“ты не отворишь”是整个问句的预设，表示“存在你没为某人打开门这种事实”，而问句所探询的，需要被确认的是 мне. 该类型问句由于出现了语气词 ли，使其结构的生成与 S+не+V? 结构问句有了明显不同：XP+ли+S+не+V? 中的否定成分虽然没有发生移位，但是 XP 成

分却是因移位而出现在了语气词 ли 的前面。根据 L.M. Rivero (1993) 的观点, 在 CP 结构中, [Spec, CP] 位置是句子的焦点位置。XP 作为 XP+ли+S+не+V? 结构句的焦点, 它必须做合法显性移位, 占据 [Spec, CP] 位, 核查 [+F] 焦点特征。至于语气词 ли, 我们则认为, 它占据了 CP 结构中的 C 位置。因为, N.Chomsky (1995: 289) 指出“英语 C 的 Q 特征是不可解释的, 是需要核查的, 因此它必须被某成分填充。”我们假设在俄语是非问句的 CP 投射中, C 也是不可解释的, 它需要 Q 的核查。在俄语 ли 问句中, 俄语疑问语气词 ли 的疑问特征是可解释的, 它能够给予句子一定的疑问意义。所以 C[+Q] 特征的不可解释性是通过疑问语气词 ли 的填充来核查的。据此, 我们可以说语气词 ли 带有 [+Q] 特征。此外, L.M. Rivero (1993) 还指出, C 能够核查标语词的 [+F] 特征。俄语语气词 ли 占据 C 位, 推理得出语气词 ли 具有核查焦点的特征, 核查位于它前面 [Spec, CP] 位置上 XP 的焦点特征。由此我们看到, 语气词 ли 虽然在该结构中与否定成分没有关系, 但是它却能够有力地证实 XP 发生了移位, 是问句的焦点。例 (4) 的生成见图④所示。

④ XP+ли+S+не+V? 结构生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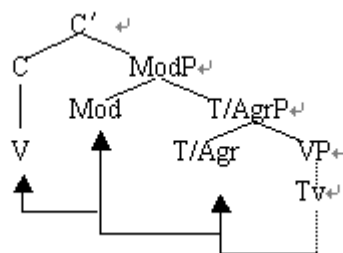


### 3.2 前置否定是非问句

前置否定结构的生成是由于 NegP 结构进入 CP 结构后, 发生了否定成分位置前移。前置否定是非问句也有 2 种结构类型: 不带语气词 ли 结构 не+V+S?, 如例 (5) (6) 和带语气词 ли 的结构 не+V+ли+S?, 如例 (7) (8)。促发两种结构中否定成分位移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 C 强中心词吸引; 一是韵律倒置。

按照 N.Chomsky (1995) 的理论, 在 CP 里, C (complementizer) 是疑问句里的强中心词, 它必须被某成分填充。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在构句中, 要么插入一个具有 [+Q] 特征的词汇成分, 要么通过强吸引使带有该特征的成分发生移动。因此, 如果没有词汇成分去占据 C 这个位置时, 具有强力量特征的 C 会吸引 I 位置的谓语中心词 V 移动到 C 结点。谓语中心词 (动词的情况比较多) 在移动的过程中, 要经过若干个层级, 携带着时态、情态、一致性等语法范畴, 在一系列的功能语类中心位置提升、合并, V 的提升路径如图⑤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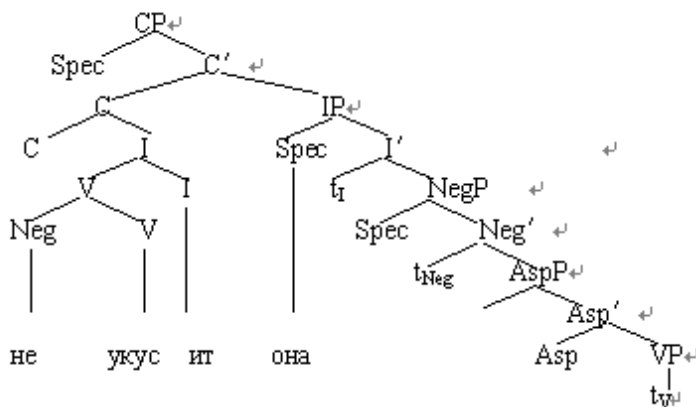
⑤ V 的提升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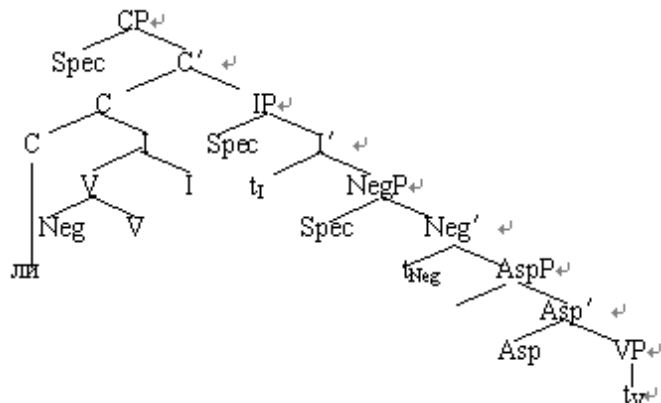
前置否定是非问句结构 не+V+S? 的生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结构类型的问句中，C 没有被某一词汇成分所填充，那么这时，“倾向于同后面的词组合”（O.B.Озаровский 1981: 40）的语气词 не 与 V 一起被强吸引提升，占据 C 结点。以例（5）Не укусит она? 为例，生成图见图⑥所示。

前置否定是非问句结构 не+V+ли+S? 与我们前面论及的 XP+ли+S+не+V? 结构在生成上，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否定成分 не+V 虽然处在语气词 ли 之前，但是它不是焦点，也没有占据[Spec, CP]位置，问句要求对整个命题作出回答。这时，问句的[Spec, CP]焦点位置是空缺的，语气词 ли 核查焦点的功能隐退，[Spec, CP]位置存在的只是一个空疑问算子 OP Yes/No。语气词 ли 填充 Q，核查 C 的[+Q]特征，同时 C 的强疑问特征又会迫使谓语中心词 V 携带着否定语气词 не 一起提升，以核查 ли 的[+Q]特征。提升之后的 не+V 形成了一个右嫁接到 C 位置 ли 上的具有完整形态特征的动词中心。如图⑦所示。

⑥ не+V+S? 结构生成图



⑦ не+V 提升后形成的 ли+не+V+S? 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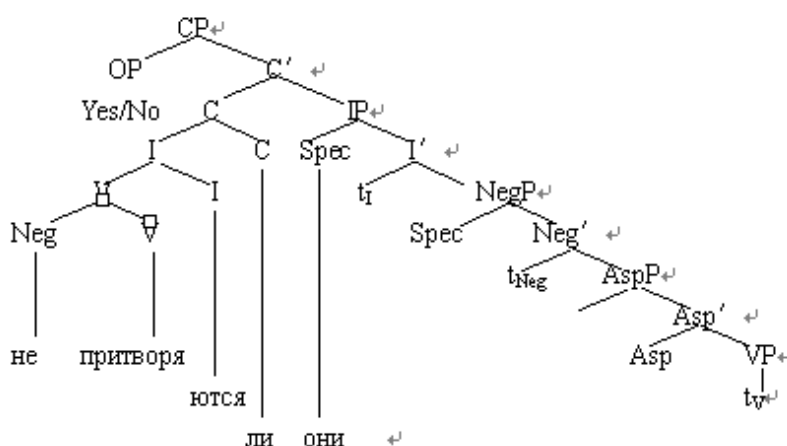


运算到这一步，问句的句法生成似乎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在运用系统中得到的并不是 ли+не+V+S? 结构，而却是 не+V+ли+S? 结构。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一种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等带虚词形式 li 的斯拉夫语的观点，这就是 T.H. King (1996, 1997) 提出的韵律倒置操作。他认为，在显性句法中，动词不必移动到 C 位置，因为没有句法原因去触发和支持它，li 的填充已经满足了 C 的[+Q]特征，因此，li 通过在语音层面的韵律倒置附着在第一个韵律词的右边，这种移动是音位上的，要符合韵律，而不是句法上的重新排序，因此，不必在句法层面上处理。受其启发，我们发现，俄语的特点是，每个单词都由若干个音节组成，每个音节都有可能成为重读音节，即，它或是重读或是非重读，在俄语中并没有固定的规则来规范<sup>1</sup>，所以词尾若有附加成分也不会影响到该词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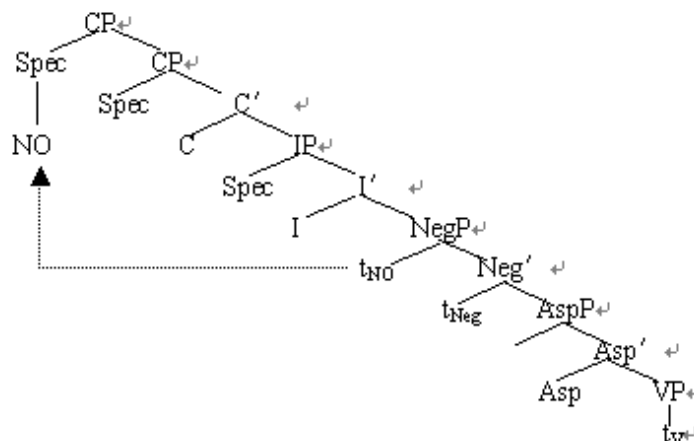
音位置。语气词 **ли** 没有自己独立的重音，它要借助于与其相邻的成分进行语链连读发音。在句法上，它就要附着于与其相邻的这个词之后。当[Spec, CP]位置为空时，根据 T.H. King (1996, 1997) 的韵律倒置操作，语气词 **ли** 就会迫使提升到 C 位置上的 **не+V** 结构发生向左移位，移位发生在 PF 层面。我们以例 (8) **Не притворяются ли они?** 为例，得出 **не+V+ли+X?** 结构的生成图示⑧。

从我们对前置否定是非问句两种结构类型的生成论述中，可以看到，不管前置否定是非问句的前置促发因素是什么，其最后的生成结果都是使前置的否定成分游离出了否定算子 NO 的统治辖域。如果我们假设否定算子 NO 为了辖域统治否定成分，也跟着移位、提升，那么它只能是提升至比[Spec,CP]位置还要高的位置，才能统治前置的否定成分，如图⑨所示。

⑧ **не+V+ли+X?** 结构生成图示



⑨ 否定算子 NO 移位、提升后的错误图示



这样就违反了 L.Rizzi 的相对最小化理论。据此，可以说明，游离出否定算子辖域的前置否定成分已经失去了否定力，使整个问句的否定结构出现否定冗余，否定语气词 **не** 在问句中已不具备否定意义，此类否定是非问句在交际中推出的是命题 *P*。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一种情况，就是前置否定是非问句 **не+V+ли+S?** 结构与由语气词 **не...ли** 构成的是非问句结构相同，且后者的生成也完全可以解释为是韵律倒置的操作所致。二者的区别是，**ли** 否定是非问句的 **не...ли** 部分在语调音高上要高于语气词 **не...ли** 构成是非问句的相应部分<sup>2</sup>。然而，由于语调音高部分是在 PF 层生成，因此，二者的区别只能是在运用系统中得到体现。

## 4 结束语

本文是从句法生成的角度考察俄语是非问句否定前置的句法形式与语义的不对应现象。我们探索性地运用了语言学家 L.Rizzi 的相对最小化理论, 对该语言现象作出句法层面的解释。得出的结论是: 俄语原位否定是非问句, 否定形式与命题  $\neg P$  的对应, 是由于问句中的否定成分处在否定算子 NO 的辖域统治内; 而前置否定是非问句, 在生成过程中受到了相对最小化条件 (RMC) 的牵制, 使前置的否定成分脱离了否定算子的控制, 从而失去了否定意义, 导致问句否定结构的否定冗余。

## 附注

1 在有些语言中就有明确规定, 正数或倒数第几个音节为重读音节, 如: 马其顿语一般为倒数第三音节为重读音节, 单音节和双音节的词重音则在正数第一个音节。

2 笔者曾于 2006 年 10 月在黑龙江大学聆听俄罗斯语言学家 И. 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教授的讲座, 就有关二者的区别问题向其求教, 教授给出上述观点。

## 参考文献

- [1]Бондаренко В.Н. 1983 Отрицание как лог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M].М. Наука.
- [2]Озаровский О.В. 1981 Синонимия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с разным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м отрицания[J]//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3.
- [3]Падучева Е.В. 1997 Отрицани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4]Падучева Е.В. 1998 Отрицание//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Гл. Ред.В.Н.Ярцева.-2-е изд. М.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5]Панфилов В.З. 1982 Отрицание и его роль в конституирован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ст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суждения[J]//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2.
- [6]Пешковский А.М. 1956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M].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 [7]Chomsky N. 1995 Categories and transformatio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 [8]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 [9]King T.H. 1996 Slavic clitics, long head movement, and prosodic inversion[J]//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Vol.4, №1.
- [10]King T.H. 1997 'Some Consequences of a Prosodic Inversion Account of Slavic Clitic Clusters'[A]//Formale Slavistik[C]. U.Junghanns and G.Zybatow(eds.). Vervuert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 [11]Rivero L.M. 1993 Bulgarian and Serbo-Croatian yes-no questions: V-raising to-li hopping[J]//Linguistic Inquiry.Vol.24, №3.
- [12]Rizzi L.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3]Rizzi L. 2001 Relativized Minimality effects[A]//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C]. Mark Baltin and Chris Collins(eds.).

## Russian Negated Yes/No Questions and Relativized Minimality

Lan Qiao-l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negated yes/no questions in Russian, namely, normal negated yes/no questions and preposed negated yes/no questions,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about P reading and  $\neg$ P read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is difference in Relativized Minimality (rizzi 1990, 2001). In preposed negated yes/no questions, negation is pleonastic with V-to-C raising, and so they express P reading.

**Key words:** negation; Yes/No questions; Relativized Minimality

**收稿日期:** 2006-08-27

**作者简介:** 兰巧玲 (1973 - ), 女, 黑龙江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汉语对比研究、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